

《神曲》的主导思想

李 忠 星

中古时代,意大利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但丁为意大利、也是为全世界留下了一部神奇永世的里程碑作——《神曲》。《神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举世所共识。《神曲》诗百篇,洋洋万四千多行,内容庞杂几乎包罗中古时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对《神曲》闪烁出五光十色的思想内容,人们的看法当然会不尽相同。尤其是,诗人但丁在作品中表现了新、旧两种绝然不同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在作品中占有什么地位,又是怎样影响后世的呢?笔者在讲授但丁专题的过程中,参阅并吸收了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这里谨致谢意,并陈体会,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但丁创作《神曲》之缘起,与他单恋的一位女子贝阿特丽丝有关。据卜迦丘所言,但丁在得知心上人早逝的消息后,曾一度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但他没有因此而堕落,而是奋进,要在诗的世界里倾吐他的衷情,为他的心上人立一块从来没有立过的“纪念碑”。这纪念碑,即指《神曲》。

而最根本的动因,是但丁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与忧虑。由于敌党、教皇的迫害,作为一个正直热情的政治家的但丁无法施展才干、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他不愿消沉,也没有消沉。遭终生流放异乡期间,诗人饱尝贫困与苦难,历漫漫长路,亲眼得见祖国四分五裂,人民不得幸福;因而“长太息掩涕”、“哀民生之多艰”,遂花二十多年时间,终于用自己的心血凝就了一部伟大的《神曲》。显然,这“纪念碑”是为意大利民族而立的。但丁曾亲自谈到他写《神曲》的主旨:“目的就是要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导到幸福的境地”。①

我们要考察作家的立意,在乎作家的宣言,但应更重视作品的内容实际。但丁创作的意图,与《神曲》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诗人生活在旧时代即将结束、新时代就要到来的时期。属于两个时代的思想矛盾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但是新思想已经挣脱了旧思想的桎梏而在他的创作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已真实地反映在《神曲》之中。

主题是作品的灵魂。《神曲》的思想内容包罗万象,其主题却是明确突出的。这主题是什么呢?用诗人自己《致斯加拉大亲王》中的话说,“仅从字面意义论,全部作品的主题是‘亡灵的境遇’,不需要什么其他的说明,因为作品的整个发展都是围绕它进行的。但是如果从寓言意义看,则其主题是人,人们在运用其自由选择的意义时,由于他们的善行或恶行,将得到善报或恶报。”②

这就是说,《神曲》的主题就是“弃恶从善”。作品通过不同亡灵的“境遇”,说明现世人的“善”、“恶”,在来世会相应得到“善报”和“恶报”。所以,世人要想达到“幸福的境地”,必须

在现世“弃恶从善”。

在中世纪，“善”“恶”的观念一般本于基督教精神教义。因此，有种观点认为，《神曲》表现的基本思想是中世纪陈腐的东西；其新思想只是在这一基本思想表达的篇章间“透露”出来的。或者认为，《神曲》的基本思想，就如诗人的世界观一样，具有“二重性”。也有人认为，《神曲》中尽管新、旧思想杂呈，但新的思想是占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我们赞同后者。

恩格斯这样评价过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③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这句话，把但丁“劈”作两半，也不能简单地到《神曲》中去寻找这“两半”的依据。否则，那就难以理解，同样是恩格斯评价但丁的另一句话，说但丁“是强烈的倾向诗人”。^④一个政治思想上具有二重性的人物，他的作品是难有“倾向性”且是“强烈的”。如果《神曲》表达的是一种“骑墙”的思想（但丁最恨骑墙派）、甚或所表现的旧的陈腐思想是“基本”、“主要”的，但丁何以能得到恩格斯的称道呢。自然，他在意大利民族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善”和“恶”、“惩恶扬善”，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那里，其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弃恶从善”主题，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可在但丁的笔下，其具体内容是崭新的。

但丁之用“地狱一天堂”说。

《神曲》中，善者升天堂，恶者入地狱，中间分子因罪过较轻又愿改悔而得到谅解，得以在净界忏悔，而后升天堂。“地狱一天堂”说，是教会时时处处宣传的迷信，为中世纪作家，尤其是教会诗人们常用的题材。但丁重复这种老调，不能不认为是历史的局限。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点实际情况：生活在教会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但丁及其同时代人大多是相信有“地狱天堂”的。《神曲》中的冥世三界说，既符合但丁认识事物的思想实际的一个方面，也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作为正直热情的新市民阶级的政治家，但丁虽因不得志而不得不放弃具体的政治活动，但从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通过“地狱一天堂”这一旧的框架表达出来，是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这一点，但丁不一定意识到了，而我们是要注意到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神曲》中的“地狱一天堂”说，是但丁头脑里的旧思想的流露。但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面，但丁的目的不在宣扬宗教迷信，而是基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也是基于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来表达自己不同于宗教吃语的“善恶”观，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我们考察了但丁“善恶”观的具体内容之后，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更加明确了。

但丁所谓的“善”。

《神曲》中，善者上天堂。天堂是爱与光的所在，是上帝的居地。但丁最后得见上帝，于闪电的瞬间窥见“三位一体”的神秘，感到被置于极乐之顶。这里，“善”与“爱”、“光明”，和上帝是一体的，“善”与“爱”，与上帝一样具有了神性。这种“善”的观念，确实带有宗教神秘色彩。但丁把那些苦行者、殉教者、为信仰而死者（指十字军战士）、神学家、哲学家等当作行善的模范，把他们置于天堂。这说明，但丁关于“善”的观念里，的确有属于中世纪的陈腐东西。

但是，为什么但丁将聪明正直的君主也升到了第六重天？将尚在人世的皇帝亨利第七预置在第九重天？将他永世不能忘怀的贝阿特丽丝置于直接沐浴上帝圣恩的“幸福者的玫瑰”圆座之中？而他自己又得以上天堂呢？这就不难看出，但丁对天堂、上帝、上帝之爱的观念不是或不全是玄而又玄的空洞说教。这种观念，是与作为人的但丁和作为政治家的但丁——

个有血有肉有政治头脑的人的情感和抱负紧相联系的。天堂与人间相联，天堂即但丁的理想国。

我们知道，诗人历二十多年写《神曲》，其中《净界》、《天堂》，尤其是《天堂》的写作时间，是在他把统一祖国的希望寄托在亨利第七身上失败之后。在有家不能回，男儿空有志的窘况下，但丁感到无路可走。因此，比起写《地狱》篇的时候，他朝宗教唯心主义的深处走得远一些。可否想象，如果诗人的政治抱负不至这样空落，《天堂》的结局也许不是现在看到的那样。

不过，即使如此，诗人也没有麻木他作为人的感情，没有放弃他作为政治家的理想。

有观点认为，但丁描写现世生活，是为来世永生作准备的。因此但丁的宗教意识占了上风。恰恰相反，应该说，诗人表现的抽象的天堂永生，是因人世生活而发，是为了激励世人要有所作为，要摆脱人生的苦难。这与宗教狂们鼓吹忍受现世苦难，以求来世之福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让我们来看看，但丁是怎样以现身说法，告诉人们他的“善行”与“爱心”是怎样与上帝相通的。

首先，但丁在《神曲》中肯定了人，人的感情，人的作为。

在地狱，那些灵魂见到但丁，就知道他是人，不是灵魂，是可以再回到人间去的活生生的普通人。也就是他这个普通的人，入地狱，历净界，升天堂，得见上帝，并不需要哪个教皇或哪个圣徒的指引。他的指引人一是古诗人维吉尔，一是他的恋人贝阿德丽丝。但丁进入地狱第二圈时，冥罗司质问是谁允许进来的：“你不要以为地狱的门很大，可以随便闯进来”。维吉尔答道：“这是为所欲为者的命令”。这“为所欲为”者，上帝也。这“上帝”，实乃但丁自己。

诗人不凭任何教皇、圣者而入地上天。有人肯定了这点，却又来个否定，说他反教皇教会但不否定宗教。我们没有理由强但丁一定要是个无神论者。而应该看到，仅凭他个人即能通上帝的这种“个人主义”宗教观，便知他有悖于教皇教会的“先进思想”。这种思想，也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改革宗教所要求的。

从象征意义来说，一般认为维吉尔象征理智，也就是人智。贝阿特丽丝则象征神智。有分析家认为，维吉尔只能引导他到净界，而不能引导他升天堂。这说明在诗人的观念里，神智高于人智。不管此说如何，我们想想，但丁为什么以贝阿特丽丝象征神智呢？他不仅让她的灵魂升天堂，而且让她处在相当高的地位。无论诗人的这一安排显得多么神秘，多么让人难于理解，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诗人“旧情”难忘。

还是少时产生的一种朦胧之爱，使他久不能忘，以至恋人早逝后，他几乎不能活下去。这在其早期诗作《新生》中表达过。《神曲》中，还是这位贝阿特丽丝，给但丁在地狱中每遇疲乏而胆怯不前时以力量；在天堂，是贝阿特丽丝的美丽与微笑象磁石般吸引他向上，使他的眼睛适应天上的光芒。也就是在这“天府”之上，但丁得与贝阿特丽丝相会，实现了他很早就有的一个个人心愿。

这就再明白不过地表明，诗人充分地肯定了他个人的感情、他的爱。《地狱》第二歌中他交待，贝阿特丽丝是因为受了“爱情的感动”，才请维吉尔搭救他的。圣母玛利亚及慈悲圣女也被但丁对贝阿特丽丝超凡脱俗的爱所感动。《净界》第二十四歌中，诗人还说：“在爱情使有所感悟时即加注意，它在我心中怎么说我就怎么写。”

《神曲》中，诗人不仅肯定了个人的情感，同时对那些因堕爱河而死后受难的灵魂，如有名的古希腊美人海伦、帕里斯、阿喀琉斯、埃及皇后等，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诗人虽因受禁

欲主义的影响，认为他们“屈于肉欲而忘记了理性”，把他们置于地狱。但面对他们所受的苦难，“我心头忽生怜惜，为之唏嘘不已”。其中，诗人对法朗赛斯加和保罗这对恋人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

这对恋人本是叔嫂关系。法朗赛斯加见到诗人后，知道诗人和善又怜惜他们，便向诗人坦陈了他们自由恋爱的经过，并说：“爱决不能放过被爱，……就是现在……我们同时同到一个死。”诗人听后感动之至，竟昏倒在地如同断气一般。但丁如此大受感动，显然是他发现了“人性”这东西。他的昏倒，正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感受及理性的认识，对“神的宣判”的抗争。这种“人性”，正是封建教会统治者多少年来所打杀、禁绝的。但丁对“人性”的发现、同情和歌颂，事实上冲破并压倒了禁欲主义为他制定的框框。这种“人性”，实际上是但丁反抗教会、也是后来的新兴阶级的有力“武器”。

第二，但丁的“善行”与“爱心”，更主要地表现在他对祖国、国人前途的关心。流放期间，诗人对祖国的分裂、人民在封建割据中的苦难、教会的黑暗，痛心疾首。《神曲》正表现了他希望祖国统一、人民脱离苦难而幸福的思想。

《净界》篇中，但丁深情地歌颂他的出生地，表现出诗人对故乡的热爱及对故乡不幸的忧虑：“我的佛罗伦萨呀！雅典和斯巴达虽然创造了古代的法则和文明，但在生活艺术方面，同你比较起来，就再也不值一顾。你的组织多么精妙，好比十月里织成的锦绣”。可是，这锦绣被人扯断了，佛罗伦萨处在了黑暗中。对此，诗人十分痛苦、愤懑：“奴隶的意大利，痛苦的住所，暴风雨中一只没人掌舵的小船，你已不是各郡共尊的女王，而成了一个娼妓……”。

诗人极希望祖国能摆脱城邦割据又自相残杀的局面，而由统一的王权治国。这就是为什么他将一些“正直、贤明”君主置于天堂的缘故。甚至在第九重的原动天上，他为他崇拜的亨利第七的灵魂预留了一个位置。这与他在《帝政论》中对亨利第七表示的痛苦与对他的希望是一致的。尽管皇帝失败了，但诗人对他仍是敬仰的。

有人强调但丁虽然希望祖国统一却不依靠人民而指望一个封建皇帝这一落后空想一面。或者对但丁的希望因带有“二重性”而一褒一贬。我们觉得，这里应该充分肯定但丁寄希望于皇帝、使国家统一这一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因为教会的“世界主义”的神权统治，是极欢迎并加深意大利各城邦的分散与内战混乱的。统一的王政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对抗“世界主义”所必须的。文艺复兴时期，王政发达之因在此。因此，我们如果因为但丁没能看清如马克思指出的，亨利七世南下同历代德意志强盗皇帝南下一样，只是加深了意大利的分裂，由此而责备他，那就太苛求于古人了。

正因为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前途，《神曲》在肯定人的同时，颂扬人的坚毅和勇敢的进取精神。

《地狱》第二十四歌中，诗人借维吉尔之口，肯定人应该抛却恐惧，要有精神、追求功名荣誉，懒懒散散一生，则好比“空中烟、水中泡”。他说他写《神曲》，也就是为了借以长垂青史。但丁强调人的进取精神，热烈地称颂他所认为的有志之灵，哪怕有些人是他的敌党、异教分子。尤里斯（即另译俄底修斯），虽被置于地狱受苦，但诗人对他不愿象走兽般活着不顾个人安危“为求知识”扬帆天涯海角的英雄气概与百折不挠的意志是非常佩服的（《地狱》第二十六歌）。他的敌党首领法利那太被列为邪教徒。法利那太在佛罗伦萨将遭毁灭的当口，“铁面无私”地挺身保卫。诗人对这一勇敢坚强的行为是赞扬的（《地狱》第十歌）……

与此相反，诗人对无所作为的“骑墙”派极为讨厌。《地狱》篇中，他让这些灵魂升天不得，入地无门，只有在一面旗子的指引下，赤身被黄蜂、牛虻叮咬的份儿。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诗人在《神曲》中表现出对古文化科技的极大兴趣与热爱。从《神曲》反映的有关古希腊罗马文化及希伯来文化的情况看，但丁可称是当时深入学习研究古文化的极有成就的学者。关于冥世三界的构想与描写，所以比中世纪许多诗人表现的更奇妙而又条理具体，重要原因就是讲求一定的“科学”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冥世的想象与描写基于他对大自然、社会的热爱与认识；另外，关于天体的构成，是与古希腊天文学家多禄谋（一译托勒密）的地球中心宇宙体系相关的。

诗人对古希腊罗马的学者们以及传播古文化有功的阿拉伯学者们是很尊重的。虽然，他出于“宗教观念”将他们置于地狱，但是，把他对天堂中那些圣者的态度与他对古代学者们的态度比较而言，他对后者之热爱更真诚，情感的表达更具体。在黑暗的地狱里，只有古代学者们的灵魂所在的“候审”地是光亮的。并且，他没让他们受苦。对维吉尔，但丁崇拜得真是五体投地，推崇他是“智慧的海洋”、“众诗人的火把”、“声名传遍世界，且与日月争光”，并尊他为先师。当维吉尔离开他时，他难过得泪水滔滔。

《神曲》中，诗人还大量采用了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历史题材，使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熔于一炉而放射异彩。

显然，诗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有如此“爱心”，是因为它是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时代的产物，是它关心人重视人的现世生活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他。诗人如此运用宣扬古典文化科学知识，乃是对封建教会蒙昧主义的一种反动，这是诗人爱国爱人民、希望自己的民族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向光明未来的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是属于新的阶级、新的时代的。

但丁所谓的“恶”。

《神曲》中，恶者下地狱。与诗人“善”的观念相比，他的“恶”的观念更其明确具体。作品关于地狱的描写，虽囿于宗教的框架，但它是诗人对现实生活认识的反映。即使是象征，象征主体与客体的形象与含义也是较为明显的。

作品开头关于那个黑暗森林的描写，是写实的。它是现实尤其是他的已由恶人当道的佛罗伦萨的象征。诗人“在昏昏欲睡的当儿”“失去了正道”的表白，正是他在现实斗争中政治主张被迫中落，不甘心故乡受难但又无可奈何的惆怅心情的流露。既不知前路何在，而热情未减，抱负不弃，才有了这场奇幻长梦。

现实的苦难是什么，又是什么人作恶所至呢？诗人于“迷途”所遇“三兽”的象征意义也是较明白的。诗人被一只“敏捷”的斑豹拦住了去路，正当他“希望”“克服”这兽时，又有一只“口气呼呼”的恶狮冲来，同时还有一只残害过“许多人”又还“饥不择食的”“瘦瘦母狼”向他“压迫”过来。现实中，但丁所在的王党本战胜了教皇党（盖尔夫党与基白林党）。王党却因政见不一被教皇插手分裂为黑、白两党。但丁赞成白党而白党已战胜黑党，但教皇又勾结法兰西王之弟攻打佛罗伦萨、扶植黑党而放逐白党。但丁梦中于森林的遭遇，与他在现实的斗争情形颇为相似。因而可以认为，那三头野兽则象征给佛罗伦萨带来灾难的这三种作恶的势力。

《神曲》还直接深刻而现实地反映了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城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社会斗争。诗人以极大的愤慨和勇气揭发并批判惩治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对一切与“善行”和“爱心”相反的东西，均作了无情的批判。

作品中，他谴责黑、白两党的头目，“为自己党派的利益”而分裂斗争，使城邦“充满了嫉妒和怨恨”，因此将他们打入地狱受刑。

对教皇勾结法王的狼子野心，作品给予了揭露和深刻的讽刺批判，“我看见一个无耻的娼

妓坐在车上……向她的四周张望。我又看见一个巨人坐在她的身旁……他们时时刻刻亲着嘴”(《净界》第三十二歌)。这“娼妓”即教皇，这“巨人”即法王。诗人将他们勾勾搭搭的丑恶嘴脸勾勒无余，表示出极大的鄙视与愤慨。

对于干涉王政、买卖圣职、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教会中一千人犯，诗人也痛恨入骨。那些被打入地狱的伪善者中，大多是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他借圣彼得之口，指责现任教皇将梵蒂冈变成了“血污的沟，垃圾的堆”，并将那些主教比作“穿着牧人衣服的贪狼”(《天堂》第二十七歌)。对于无论是活着的教皇还是已变为鬼的教皇，凡是认定的恶人，把他们均置于地狱第八层，给以严厉的惩罚，并指责这些家伙“日夜以基督的名义做着买卖”骗人聚财，“使世界变为悲惨，把善良的踏在脚下，把凶恶的捧在头上……”。诗人对别的灵魂，虽数落其罪，但心怀不同程度的同情，可对教皇人等，则是讽刺、斥责、严惩，切齿痛恨，毫不留情。

此外，对一切危害国家、残害人民的暴君、贪官、叛徒，诗人将其统统打入地狱受苦。就连新兴市民阶级的罪恶也不放过，对严重损人利己的商人、重利盘剥的高利贷者，都一一揭露，一一给予相应的惩罚。

以上所析，诗人对“恶”的表现，是站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一边的。是的，诗人关于“恶”的观念，与他之谓“善”一样，也有矛盾的地方。如前面已述，他将逢尼发西第八等打入地狱，却将圣彼得(第一任教皇)捧上天堂；将君士坦丁入地狱，却将亨利第七预置天堂。我们不能因为类似这样的“矛盾”而认为诗人具有“既这样又那样”的“二重”人格，而应看到他站在王政主义与主张政教各立的立场来看待教皇、君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这种思想在矛盾的双方中起着主导作用。

上面是我们关于《神曲》的“弃恶从善”主题的具体内容分析。但丁的世界观是复杂矛盾的。这矛盾的双方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的矛盾。旧的思想，是他波动地得到的，而新的思想则是他一生奋斗，“上下而求索”所创造的。因此在他那里，新思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压倒旧思想而占主导地位。《神曲》的思想内容也正反映了这一点。其“弃恶从善”主题决非属于中世纪，而是强烈地倾向于新时代的。它确实又是复杂矛盾的。但其主导面是新的，即后来被称作的“人文思想”；另一面是旧的，即诗人作品中残留的宗教神学观、唯心哲学观等旧思想。

从社会效果看，《神曲》中流露出的旧思想随着旧时代的完结而为人们所不取；新思想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更放光彩。这种思想很快就为但丁后不久的人文学者继承并发扬光大，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诗人创作《神曲》的动机，与《神曲》所起的社会作用是基本吻合的。

注释：

① 杨岂深译《致斯加拉大亲王书》，见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162页。

② 同上第160页。

③ 《〈共产党宣言〉198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见《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版，第22页。

④ 莫吾、曹葆华译《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版，第25页。

(本文责任编辑 车英)